

# 弗斯的意义理论与语料库语言学

甄凤超<sup>1</sup>, 李文中<sup>2</sup>

(1.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200240; 2. 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弗斯(J. R. Firth)被誉为英国语言学之父,足见其学说影响力。在过去几十年里,弗斯的意义理论与之后的Sinclair的语言学思想共同促进了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并且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学术传承脉络。我们重读经典,深入理解弗斯的学术思想及其对语料库语言学学科的影响,特别是他的一系列重要的概念和观点,如结构与系统、情景语境、搭配、类联接、韵、意义,等等,以期对目前从事相关的学术研究者有所启发。

**关键词:**弗斯;描述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意义语境理论

## Firth's Linguistic Theory and Influence on Corpus Linguistics

ZHEN Fengchao<sup>1</sup>, LI Wenzhong<sup>2</sup>

(1.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2.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e fact that J. R. Firth was regarded as the father of British linguistics suffices to show his prominent influence. For the past few decades, Firth's ideas and Sinclairian linguistics have given rise to corpus linguistics, having thus formed a clear line of scholarly development. By reviewing the works of Firth, we work to interpret and re-evaluate Firthian linguistic theory and its influence on corpus linguistics in terms of a series of key notions, namely structure and system, context of situation, collocation, colligation, prosody, and meaning, with the expectation that this review will shed light on current related research.

**Key words:** J. R. Firth; descriptive linguistics; corpus linguistics; contextual theory of meaning

### 1. 引言

弗斯(J. R. Firth)被誉为英国语言学之父(the father of British Linguistics)(Widdowson 2007: 403),足见其影响力之深远。他一生著述不多,其主要语言学思想见于其发表的一些论文。我们能读到的主要是三本论文集:*Papers in Linguistics* 1934-1951(牛津大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A Synopsis of Linguistic Theory* 1930-1955(1957年以“语言分析研究”专栏的形式分别发表在《哲学社会》杂志上,又于1968年重印于F. R. Palmer编写的*Selected Papers of J. R. Firth* 1952-59,朗文出版社出版)以及*Selected Papers of J. R. Firth* 1952-59。这三本论文集成为我们探索弗斯语言学思想的主要文献。

同样是在1957年,N. Chomsky发表了《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标志着语言学研究两大竞争性范式的开启:Chomsky的形式语言学和弗斯的语言功能学说。尽管弗斯的学术思想一直不乏拥护者和追随者,但弗斯及其学说在世界范围并未产生与其思想价值相匹配的广泛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首先,弗斯的一些思想在当时学术环境中显得有些“非主流”,与当时极具影响力的语言学家Ferdinand de Saussure、Leonard Bloomfield等在许多学术思想和语言观上相左,更与之

后的被称为“主流语言学”的形式语言学在语言观和方法论上相互冲突,而被认为是种“边缘化的语言学研究”;其次,弗斯在著述中的语言表述显得有些晦涩难懂。Palmer(1968:4)就曾用“最令人失望”的话来评论弗斯的一些文章,“读他的文章并不轻松,尽管弗斯曾跟我保证他会非常认真地斟酌文中每一句话,但今天看来,与 Saussure 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相比,弗斯的文章缺乏一致性和连贯性”。弗斯的语言学理论也因此被批评为不成体系。最后,弗斯所主张的语言理论以及方法论,囿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尚不能得到实证的支撑与广泛的应用。但是,这些都不足以否定弗斯学术思想和语言研究的价值,相反,当“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的研究狂热消退之后,人们又开始对弗斯意义语境理论产生了兴趣。重读经典,有助于深入理解其学术思想精髓及对其他重要语言学科的影响(戚雨村 1990;Widdowson 2007;卫乃兴 2008)。正如 Widdowson(2007:404)所言,“弗斯学说经受了时间的检验,对语言学思想做出了更为持久的贡献。他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其许多重要思想预测了语言学未来发展的方向,恢复了语言研究更为人文的和社会取向的研究途径,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尽管弗斯没有将其思想梳理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但这样恰恰能够就语言学理论研究的本质和范围提出许多关键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直到目前都未解决”。

我们很难在一篇小文中全面系统地阐释弗斯学说中所有的语言学理论,所以只有选择性地解读他提出的一些对之后兴起的语料库语言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概念和观点。

## 2. 弗斯的语言一元观与意义语境理论

Saussure(2001)将语言二分为“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目的是要把语言潜在的心理意义和具体的使用区分开来。但是弗斯却极力反对 Saussure 的二元论,“由于我们对心灵所知实在太少,也由于我们的研究基本属于社会研究,我决定不再接受二分法:心灵与肉体、思维与词语,并认为人是思维与行为合一的整体,并与其他人相联系”(Firth 1968:170)。弗斯认为所有的话语文本不仅包含“表达上的含义”(implication of utterance),而且具有“情景语境”(situational context)。语言使用者不仅了解他们的语言,而且清楚如何在实际中使用语言,因此“语言潜势”(linguistic potential)不是抽象的心理存在,而是实现于语言活动中,这是一种典型的一元论视角(monistic approach)。“弗斯拒绝了 Saussure 区分的‘语言’和‘言语’,把语言看成是一系列说话者说出的事件、一种行为模式、一种做事的方法,因此语言学研究应该关注言语事件本身”(Chapman & Routledge 2005:81)。另外,受到人类学家 Malinowski 有关语境说的影响,弗斯提出了“意义语境理论”(contextual theory of meaning),或称“情景语境理论”(theory of context of situation)。毋庸置疑,弗斯的语言一元观和意义语境论对语料库语言学的影响是深远的。在以往出现的一些介绍和述评弗斯学说思想的文献中(如,戚雨村 1990;Widdowson 2007;卫乃兴 2008),尚未系统地探讨一些重要概念,如结构与系统、情景语境、搭配、类联接、韵、意义,等等,而这些概念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语料库语言学的理念和路径。

### 2.1 结构与系统

在弗斯的描述语言学理论中(Firth 1968:173),设立了两大主要关系,旨在分析实际的语言文本。一是与文本自身相联的内部关系,可进一步分为两种:层级结构中各种范畴的横向组合关系,即位置和顺序,称作结构;附加在各层级结构之上的纵向聚合关系范畴,包含各种可替换单位,为结构元素赋予意义,称作系统。再就是情景关系,也可进一步分为两种:情景语境之内的内部关系,文本被看作与各种非言语元素以及总体效应或创造结果相关;文本不同部分与特殊成份、项目、对象、人物或事件之间的分析关系。结构具有层级性,自上至下分为情景语境、词语搭配、语法组合(或称类联接)、音系结构和语音结构,每一上阶层级构成下阶层级的语境。换言之,结构或者结构

成份是从普通的词形或者文本形式中抽象出来的语法范畴,这些语法范畴可在各层级上进行分析。弗斯还把意义或功能分成一系列元素功能,每一功能可界定为对与某种语境相关的语言因素或形式的使用;意义被看作各个层级上语境关系的复合体,其中语音、语法、词汇与语义在其相应的语境中处理各自的元素(同上:173-174)。弗斯(同上:186)指出,结构是语言成份在不同层级(levels)上横向的、线性的组合,而组合中各种成份不仅仅是顺序序列,而是彼此互期(mutual expectancy),是系统中某一给定单位的选择或实现;系统是各种语言单位在每个层级上纵向的聚合关系,该关系为结构中的各种成份赋值。这与 Saussure(2001)的横组合和纵聚合的概念虽有形似之处,却有质的区别。对 Saussure 而言,组合层是结构的顺序序列关系,属于语法学范畴,聚合层反映意义或概念的相互指涉,属于语义学范畴;意义产生于聚合关系,意义与结构是两分的;对弗斯而言,组合层各元素互相预期,是聚合系统中各单位的具体选择和实现,意义产生于组合关系,意义与结构是一体的。弗斯认为,语言学分析对象就是做出意义论述,以便弄明白人们是如何使用语言生活的。在这种分析中,必须把问题分解开来,并在一系列层级上去处理它(Firth 1968: 196)。这种对语言进行不同层面的分析的思想对后来的描述语言学研究影响很大(如, Dixon 1963)。

弗斯(1968:187)认为,语法分析允许概念的泛化(notional generalization)。这些泛化可用来描述语言的结构或者其成份,如句型可包括肯定句、否定句、疑问句、感叹句、强调句等,语法术语可包括代词、指示代词、数、性,或者所谓的“形式词”(form-words)等;而相应的语法范畴可包括时态、语态、状语等。每一个概念的泛化又自成体系,如英语中的指示代词体系、数的体系。弗斯强调指出,因语言不同,即使有着相同的语法范畴,其体系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之间并不等价,例如英语中的指示代词体系与法语中的指示代词体系完全不同。换言之,并不存在普遍的范畴体系。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各个语言之间其实并不存在所谓的普遍语法。描写语法的目的是要描绘出一套通用的语法理论,以适用于个别的语言描述,而非发展出一套普遍语法通用于所有的语言描述(Firth 1968: 190)。另外,对于弗斯而言,语法描述中的体系分析会模糊对结构成份在横组合层面上的分析。因此,他所提出的搭配和类联接强调的都是结构成分在横组合层面上的相互关联。

Sinclair(1991, 2004: 29)发现,词语在组合序列上存在两种组织原则,一是具有独立指涉意义的词语在结构空位上开放的自由填充,代表了语言使用的术语倾向,再就是词语在组合序列上短语趋向性共选,所形成的组合创造或约束意义,代表了一种短语倾向,二者共处于一个连续统,其间充斥了丰富的词语用法。共选机制被认为是语料库语言学领域中短语学研究的指导性原则。Sinclair(2004)在描述语言意义单位时提出的几个重要步骤,即搭配、类联接、语义趋向和语义韵,实际上就是将结构和系统结合起来对语言的意义单位进行描述。该描述以横组合层面上各个单位的共选为基础,着重分析词语的各种共现型式(patterns)。与弗斯的“系统”不同, Sinclair 认为从语义学视角看,纵聚合的词语是可选的;但是从搭配视角看,只有某个词语是被选的,不能看成是严格的纵聚合关系,因为纵聚合关系中的单位都是可互换的(Sinclair 2004: 29)。Sinclair 和 Mauranen(2006)区分了线性(linearity)和层级(hierarchy),这也与结构和系统的概念相似。所谓语言的线性特征,是指真实使用中的语言按照线性的维度出现,形成一种序列,是语言的物理属性,而层级强调的是选择,很多概然性选择的总和共同构成了层级。Sinclair 和 Mauranen(2006: 6)认为,对于像英语这样的语言来讲,线性序列特征更为重要,因为它决定着语言的意义。

## 2.2 情景语境

“情景语境”是弗斯学说的核心概念,其基本假设就是,任何文本都可以被看成是情景语境的组成部分,并且是在经验中被证实过的。情景语境不是简单的言说实时背景,而是包括言语和非言语在内的许多抽象的范畴,并且其彼此之间相互联系。弗斯(Firth 1957a)认为,列举语言功能容

易,但描述情景语境很难。追根溯源,弗斯的情景语境源自人类学家 Malinowski 的语境思想(参见 Firth 1957b)。但 Malinowski 的兴趣不在于建立一种语言理论,而只是在人类学的分析中涉及语境问题,因此把情景语境定义为一种“行为模型”(behavior matrix),即自然发生的情形,语言置于其中便会产生意义。弗斯从 Malinowski 那里借用了情景语境这一术语,但在使用时进行了重塑:在 Malinowski 实存或实际发生的情景语境,在弗斯则是一套概念化的抽象范畴。情景语境在弗斯的意义理论中处于“结构”的最高层级;而语境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用来指上一层级对下一层级意义的约束关系,即每一层级都可被视为下一层级的语境。可惜的是,弗斯并没有对情景语境作进一步深入研究。弗斯把情景语境抽象化,把它定义为“概要构念”(schematic construct),由不同层面的相关范畴组成,可应用到语言事件中。具体而言,情景语境的各内关系包含以下元素:(1)参与者:个人、个性以及相关特征,包括参与者的言语行动;参与者的非言语行动;(2)关联的对象,以及非言语非个人的事件;(3)言语行动的效果。(Firth 1968: 177)弗斯借助语境将语内和语外因素统一到一个整合的系统内,但也强调要将情景语境说清楚并不是件容易之事。他的很多思想还是停留在概念层面,造成后人在理解和应用上的困难。“弗斯的学说为之后的语言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他在很多时候只是提供了一些忠告”(Sinclair *et al.* 2004: xviii; 李文中 2016: 39)。Lyons(1966:289)认为,弗斯的意义分析是对事实进行序列的语境化,语境中包含语境,每个语境都是一个更大语境的一项功能或元件,所有的语境都能在文化语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Dixon(1963: 37-38)也阐释了语言与情景的关系,认为语言在某种具体情景中作为一种方式被使用,而该方式仅适用于该特定情景;虽然可以在语言的形式范式(如语法层面和词汇层面)与非语言的情景特征之间建立关联,但这种关联却不是直接的,需借助一种中间层面,即语境(context),来提供关联所需的理论参数,即一些语境理论的范畴。借助于它们,我们能够探讨“语境义”(contextual meaning)。但遗憾的是,Dixon 也没能给出如何具体化语境的范畴。很显然,与弗斯一样,在 Dixon 看来,非语言的情景对于语言意义的描述非常重要,但却因其复杂无序的特点而无法精确详细地描写出来。由此可见,除了语言内部形式描述以外,还需要情景抑或语境的描述,才能使得语言分析完整。

语料库语言学研究继承了弗斯的意义语境理论,但是在对“语境”的界定上与弗斯有所不同。其一,Sinclair(2008: 408)提出的短语理论框架中所包含的“语境设置”,其实就是弗斯语境学说的简化版和操作定义,主要指文本中各种指涉时间、空间、场所、人物、事件的参照点(reference points);其二,语料库语言学主要的研究方法之一,即基于“语境中的关键词”(keyword in context)的搭配分析,把文本片段视为实现词汇意义的语境。但是弗斯曾经明确提出搭配意义不是语境意义,充其量只是“共文意义”(co-textual meaning),这也造成了之后语料库语言学研究者的疑惑。“弗斯没有再做过多的解释,留给我们这样的疑惑,为什么搭配按照其属性看起来应该属于语境意义中的一种,但是在弗斯的语境分类中却不曾有任何位置”(Tognini-Bonelli 2001: 162)。Tognini-Bonelli(同上)给出的解释是,可能由于当时计算机技术不够发达,弗斯还无法观察到海量的搭配数据。Sinclair(Sinclair *et al.* 2004)也说过,弗斯对于搭配的界定和解释基本上还是一种推测,而之后的语料库语言学用大量的语言数据验证了弗斯的一些假设。如今看来,弗斯的“搭配意义不是语境意义”只是一种含混的表述,因为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搭配的上层语境是情景语境,搭配自身产生共文意义,而该意义要受到上层语境(即情景语境)意义的制约或限制;但是同时,搭配又构成了下阶层级“语法组合”(即类联接)的语境,所以针对类联接的意义而言,搭配又是语境意义。对弗斯而言,结构在各个层级上都产生意义,从而形成一个意义的综合体。在 Sinclair 看来,这种结构体系过于庞杂,“如果一个模型声称包含所有特征,而不能解释其对传统的语法与语义学的效应,它就夸大了各种选择创造的意义。如果语法通过一系列选择创造出的意义超出了数学的可能性,这

就是一种严重的歪曲”(Sinclair 2004: 19)。因此, Sinclair 把词语搭配型式既作为意义分析的起点, 又作为意义与结构的集成界面。

### 2.3 搭配

弗斯把搭配 (collocation) 概念引入到语言学分析中, 认为它是“意义模式”(mode of meaning) 的一种。我们在谈及弗斯的搭配概念时, 常会引用他的一句经典论述, 即“由其词伴而知其词”(Firth 1968: 179)。这里的“词伴”指的就是“习惯性搭配”(habitual collocation)。我们从 Firth 有关搭配的论述中可以梳理出以下几个主要观点: (1) 搭配不是词与词之间简单的并置, 而是构成一种相互期望的次序 (an order of mutual expectancy), 搭配词互为期望、在意义上彼此选择。例如, *dark* 和 *night* 构成搭配, 在搭配的过程中选择了搭配词 *darkness* 的意义。这种搭配意义是横组合层面上的抽象, 和搭配词是否具有“概念意义”(conceptual meaning) 没有直接关联。换言之, 不管 *dark* 具有什么样的概念意义, 当它与 *night* 共现时, 其意义产生于与 *night* 的搭配中, 当与 *dark* 搭配的词产生了变化, 如变成了 *blue*, 它的意义也会因与 *blue* 搭配而发生改变。(2) 弗斯还提出了词汇搭配意义的获取方法。首先找到某词具有的所有搭配词, 然后对这些搭配词进行分组, 分析概括每组搭配词共核的意义, 这些意义限定了词的搭配意义。对此, Halliday (1966: 148 - 162) 进一步提出了搭配的基本分析思路, 并使用了 Sinclair (1966: 412) 所界定的“节点词”(node word)、“跨距”(span)、“搭配词”(collocates) 等术语。Biber (1993) 提出了一种“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 的算法, 将某个关键词的搭配词按照语义进行了分类, 进而确定了关键词的不同含义。(3) 在分析搭配意义时,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单独处理每一个词, 不可把它当成一个成分放置到某种“范式”(paradigm) 内。举例来说, 不能把 *light*、*lighter*、*lightest* (形容词及其屈折变化) 放在一起, 因为它们有各自不同的搭配性 (collocability)。Sinclair (1966) 后来将这一思想发展为“每个词都有各自的语法”(each word has its own grammar)。(4) 弗斯明确指出搭配意义和他提出的“语境意义”不是一回事, “不能把搭配看作语境”(Firth 1968: 180)。搭配意义实际上只是语内的共文意义, 其语境意义是上一层级的情景语境。(5) 对于搭配的分类, 弗斯大致划分了“通用搭配”(general or usual collocation) 和“限制性的技术或者个性搭配”(more restricted technical or personal collocation), 并重点论述了后者对之后的“语域”、“体裁”以及“学术英语”研究的重要启示。

弗斯提出的搭配后来成为 Sinclair 语言学的核心内容, 语料库语言学也似乎绕不开搭配的话题。按照 Sinclair (Sinclair et al. 2004) 的说法, 受到弗斯研究的影响, 语料库语言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研究意义, 并以短语为焦点, 用大量的实证数据去验证搭配是构成意义型式 (the patterning of meanings) 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假设。Sinclair 进一步提出了意义单位 (unit of meaning)、扩展意义单位分析理论 (theory of extended unit of meaning)、意义移变单位 (meaning shift unit), 对搭配研究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李文中 2016: 33)。简单概括语料库语言学领域中的搭配研究, 我们发现如下一些主要特征: (1) 搭配指词语之间的共现关系, 跨越语法边界, 并且搭配不仅仅局限于两个词项, 它们之间可以是连续性的, 也可以是非连续性的。至于研究搭配最佳的文本界限 (或称跨距), Sinclair (Sinclair et al. 2004: xix) 最初给出了 9 词窗口 (9-word window, 即包括节点词在内的左右各 4 个词的范围), 但在后来的扩展单位分析中突破了这一界限, 更强调语义韵的边界功能。(2) 词与词之间一旦形成搭配, 便具有了自身的意义。这一点和弗斯的观点有些不同。对于弗斯而言, 搭配是用来界定单个单词的意义, 单词 *night* 的其中一个义项是因为与 *dark* 搭配, 也就是说, 弗斯对 *dark night* 作为一个整体的意义并不感兴趣 (Teubert 2004: xxi)。而语料库语言学则认为, 搭配 *dark night* 有其自身的意义, 并且 *dark* 和 *night* 并不是区分抑或选择对方的某种义项, 而是当 *dark* 与 *night* 搭配时, 它强化了后者本身已经具有的某种义项, Sinclair 把这种搭配现象称为形容词

的聚焦功能(focusing function)(Sinclair *et al.* 2004: xxi)。(3)可以通过统计方法提取关键词的搭配词项,如计算 MI 值、T 值、对数似然率值、Delta P 等,研究者可借助具有这种统计功能的软件从语料库中自动提取搭配词,并按照值的大小对搭配词的搭配性进行排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研究有愈演愈烈之趋势,许多研究者都热衷于开发各种复杂的统计手段。但是 Sinclair(1966)和 Teubert(2007)都曾经提出,搭配研究中的统计不是目的,只是手段,不能够盲目依赖统计方法。实际上,根据不同的统计方法得出的“搭配词档”(collocate profile)会出现差异,另外,在实际语料分析中,文本中实际共现的词语频次要远超通过测量手段计算出来的期望值。Sinclair(Sinclair *et al.* 2004: xxii)还指出,如果要使用统计分析,语料库的库容要足够大,否则统计结果就会不可靠。这也是为什么 Sinclair 在早期的语料库研究中选择研究语法词搭配的原因,因为即使在较为小型的语料库中,语法词也具有很高的出现频次。(4)有许多研究者提出诸如动词和名词搭配、形容词和名词搭配等术语(如, Nesselhauf 2005; Laufer & Waldman 2011),这类研究实际上是延续了传统语言学研究对搭配现象进行定性分析的研究思路。而这一研究思路有悖于弗斯和 Sinclair 对搭配的界定,对于弗斯和 Sinclair 来说,搭配就是词汇之间的搭配,和语法范畴无关。Sinclair(Sinclair *et al.* 2004: xxvi)举 *just a minute* 这个搭配为例,*just* 和 *a* 出现在这个搭配中,并不是因为它们属于什么词性,而是作为一个具体的词形去组成了这个搭配,这种选择纯粹是词汇性的,而不是语法性的。在这个搭配中,处于 *minute* 位置上还会出现其他的词,如 *second*、*moment* 等,但是数量极其有限,这种选择同样是词汇性的,而不是语法性的。

#### 2.4 类联接

类联接是弗斯在分析意义时提出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在语法层面上描述意义是以词性、句型或者类似的语法范畴为单位进行的,以类联接的形式来表述这些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Firth 1968: 181)。显而易见,类联接也是一种相互期望的关系,但与搭配不同。搭配是具体词语之间的习惯性共现,“习惯搭配中的词语以其本来面目盯着你的脸”(同上:182),但是类联接却不同,不涉及具体的词,而是一种语法层面上的抽象,与某种结构相关的语法范畴之间的类联接甚至不完全遵循词的界限。换言之,我们不可简单地把类联接理解为与搭配结构平行的语法抽象。

那么,弗斯的类联接到底所指何物呢?他用拉丁词 *pedibus* 来加以解释说明。在特定句型中,与 *pedibus* 关联的处于类联接的范畴包括除了词本身是名词之外,还有性、数、人称等,这些范畴是“追加在”(cumulative)在这个词上的,并且在句子中呈现“非连续性的”(discontinuous)特点。弗斯没有进一步解释非连续性这一特点,但在描述语法范畴的类联接时区分了“序列”(sequence)和“次序”(order),并且指出类联接不是简单的序列,而是一种次序上的相互期望。例如,在描述动词时,与之具有相互期望次序的范畴包括了时态、语态、助动词、代词、否定句、疑问句、人称、数量、性别,以及其他类别的小品词。很显然,构成次序关系的范畴不一定在横组合上具有连续性,更像范畴之间的“一致关系”(concord 或者 agreement)。这种一致性关系能够解释某种句子结构中各个语法范畴形成类联接时可以超越词的层面,呈现出非连续性的特点。

弗斯指出语法范畴的类联接产生意义,但是他并没有具体给出如何界定并描述这种意义,因为他说的意义并非人们所预设的一般意义,如概念意义、命题意义等。他强调因语言不同,同一种语法范畴会产生不同的意义。例如,单数这一语法范畴在只有两种数的形式的语言中的意义,不同于在有着三种或者更多种数的形式的语言中的意义;名词词性这一语法范畴在只有三种词性(如名词、动词和小品词)的语言中与具有五种词性(如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和小品词)的语言中意义也是不一样的。另外,为了解释类联接的概念,弗斯专门提出了“范例”(exponent)这一术语,用来指经过概括类联接范畴而得出的词或者部分词的语音和音系形状(Firth 1968: 183)。这

些语音和音系片段完全可以通过拼字法、韵、标点等手段加以描述。

之后的语料库语言学研究都直接或者间接地采用了类联接的概念,用来描述横组合层面上的语法结构。但是后来的研究对类联接的应用与弗斯不尽相同。对于弗斯来讲,类联接是多种语法选择的共现(co-occurrence of grammatical choices),但不管是 Sinclair(2004)的扩展意义单位模型(the model of extended unit of meaning),还是 Hunston 和 Francis(2000)的型式语法(pattern grammar),所采用的类联接却只限于词性这一语法范畴。“这里所观察到的型式(即扩展意义单位模型中的语法结构)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类联接,因为它只是搭配与词性这一语法范畴之间的共现。尽管如此,用它来概括说明语言中的变化却是非常实用的”(Sinclair 2004: 33)。按照 Sinclair(2004: 142)的说法,类联接之所以局限于词性,是因为受到了目前横组合关系上描写手段的局限。在纵聚合关系上,类联接才是一种相互关系。但是无论是弗斯,还是后来人的研究,类联接都是较搭配更为抽象,是语法范畴之间的相互期望,是语言意义的一种实现方式。

## 2.5 韵的分析

在弗斯的描写语言学中,韵(prosody)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韵路径”(prosodic approach)是进行意义描述的重要途径,Firth(1968)多次提出语法与意义的韵路径。这个路径影响了 Sinclair 及其同事进行的意义单位、搭配、型式研究,尤其是对后来语料库语言学中的“语义韵”(semantic prosody)研究有着直接影响。弗斯最早在进行音系学研究时,拒绝使用传统音系学研究中单纯的语音分析方法,主张把语音形式具有的特征归属于音韵,即“非音段实体”(nonsegmental entity)。换句话说,音韵指能够跨越音位界限的某种“音系调色”(phonological coloring),可以散布在词汇单位、句法单位或者音节上。例如,在单词 Amen 中,由于受到鼻音/m/和/n/的影响,元音/æ/和/e/分别被染上了鼻音特质。由此可见,音韵是大于单个“语音段”(phonetic segment)的结构的属性,如鼻音化(nasalization)、喉塞音化(glottalization)、卷舌音化(retroflexion),等等,这些都是比语音学研究中的超音段分析范围更广,也更为抽象的范畴。另外,音韵还包括了“以位置为限”(place-bound)的特征,标记了词或者音节的起端、尾端或者词之间的结合点、固定的词的重音,等等。由此可见,“音韵作用于比单个音段大的单位,是具有语境敏感性的音系规则”(Langendoen 1969: 317)。

语料库语言学研究借用了韵的概念,指词语搭配中态度和感情意义在词语之间的晕染,形成了“语义韵”(semantic prosody)。最早对语义韵进行阐述的是 Sinclair(1987),首次正式使用该术语的是 Louw(1993)。Louw 对语义韵的定义是,“某个词形由于其搭配词的作用所浸润其中的某种一致性的意义韵味”(Louw 1993: 157);之后,Sinclair 给出了自己的定义,“语义韵是表达态度的,并在语义学——语用学这个连续统中处于语用学一端”,其“在整合词语与其周围环境中发挥主导作用,……其所表达的东西近似某一词项的‘功能’”(Sinclair 1996: 87),同时,他又指出,语义韵也是词项的边界所在(同上:88)。按照 Louw 的解释,节点词的习惯性搭配词能够从意义上对节点词进行“调色”,当多数搭配词项在语义上呈现一致性时,搭配便被“传染”上了某种特定的语义韵。Louw(1993)最初谈及的语义韵仅限“好的”(favorable)和“不好的”(unfavorable)两种,Stubbs(1996)在此基础上将语义韵分为“积极的”(positive)、“消极的”(negative)和“中性的”(neutral)三种类型。显而易见,Sinclair、Louw 以及 Stubbs 对语义韵的界定均受到弗斯的韵和“音系调色”的影响。

语义韵研究成为语料库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许多研究者都沿用了 Louw 和 Stubbs 对语义韵的界定和分类,如卫乃兴(2002:300)曾有过这样的论述:“由于这些具有相同语义特点的词项(搭配词项)与关键词项在文本中高频出现,后者就被传染上了有关的语义特点,整个语境内就弥漫了某种语义氛围。”在对具体词项进行语义韵分析时,早期的研究基本上也是按照三

分法进行的(Sinclair 1991; Stubbs 1996; 卫乃兴 2002)。但实际上,人们对语义韵的研究和分类法一直在演变。Sinclair(2004)在研究扩展意义单位时明确提出语义韵具有确立意义单位边界的功能。Hunston(2007)重新审视了语义韵,指出在观察真实语言数据时往往会发现与关键词项语义韵不一致的例子,并且如果将语境扩大,关键词项的语义韵也会发生变化,另外,语义韵三分法过于简单化。语义韵不应是某个关键词项的属性,而是短语作为一个整体性单位在具体语境中涌现出的语用评价意义,会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语境中实现为各种具体的语用评价功能。卫乃兴(2011)提出语义韵研究的细微颗粒法;李晓红和卫乃兴(2012)建议将“林奈双名法”(Linnaean-style binomial notation)应用于汉英对应词语单位的语义韵研究。

## 2.6 意义

弗斯在其著述中重点论述了意义,旗帜鲜明地提出语言学的任务是研究意义,描述语言学研究更是如此。但需要指出的是,Firth的意义研究不同于亚里斯多德以来的其他多种意义路径。他接受了Malinowski的观点,所谓意义即语言的社会意义、语境意义、用法意义,与主流语义学所讲的概念意义、命题意义、心智意义不同。从弗斯对意义的论述中可以总结出如下几个观点:(1)每一个科学工作者必须划分出与其学科和技术资源相一致的领域,并且选择符合该学科特点的研究材料进行处理,来推动该学科的发展。对于语言学研究者来讲,应该着力研究社会活动过程中的人,只有参与社会交流过程中的人才能够为语言学研究意义提供素材。这与先验主义和心智主义的语言学研究是明显不同的。(2)从描述语言学角度研究意义,首先要将语言事件视为一个整体,然后再从各个不同的层面进行处理。弗斯(1957a:192)曾明确指出,“对于任何取自于人类语言的片段,对其意义的研究不可能在一个层面,通过一次性分析一下子获得……而需要在不同层面上经过多层分析方能完成。”意义散布到多个模式上,如音韵、搭配、类联接等,就像是原本混合在一起的光束散布到光谱上一般。意义的模式可以是语音层面上的音韵,也可以是词汇层面上的搭配,或者句法层面的类联接,或者是情景语境中的话语过程,等等。弗斯称之为“意义模式谱”(a spectrum of modes of meaning)。这种分层研究意义的思想首先将意义分析与语言形式分析整合,其次使得意义分析具有可操作性,提供了不同层面意义分析的方法和手段,如音韵的意义、搭配意义、类联接意义等等。(3)语境对意义具有决定性意义。弗斯(1957a:190)指出:“当一个词被用于一个新的语境时,它便成为另外一个全新的词,这是一条通用的规则”,并且在著述中多次提到了语境义。语境义完全不同于概念义或心智,弗斯将后者排斥在描述语言学的意义研究范围之外。

受弗斯影响,语料库语言学研究始终将意义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语内策略,探究语言多个层面上意义的实现方式,如搭配、搭配框架、型式语法、词束、语义序列、搭配构式,等等。到目前为止,影响最大也最为严谨的当属Sinclair的意义单位研究,他综合了搭配、类联接、语义趋向和语义韵等这些主要的语内策略,从词汇、语法、语义乃至语用功能的角度将语言形式和意义结合起来。

## 3. 结语

弗斯(1968)在结论部分指出,使用语言是人类活动的方式之一,语言活动也因此具有意义,而描述语言学的任务就是研究语言的意义。意义产生语言的实际使用;语言使用是人类的一种社会行为,是具体而微的。弗斯否定了索绪尔语言与言语的二元论语言观,否认在具体的语言使用之上还存在一种抽象的语言系统,同时在研究范式上还否定了语言具体使用之外心智范畴或概念的相关性。因此,弗斯主张意义—形式一体的一元论语言观。此外,由于意义只产生于具体的语言使用,语言研究者以真实使用中的语言文本(attested language texts)为研究对象尤其重要。这为语料库语言学“词语—语法”一体化主张奠定了思想基础。Sinclair所主张的“词语语法(lexical

grammar)”、“扩展意义单位理论”,以及后来的“局部语法”(local grammars),是在弗斯的意义语境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创造和发展:语法是基于短语的、型式的、局部的、语境化的、面向语言功能的;而“语料库驱动路径”则排斥任何非基于真实文本的公理性的、普遍性的或心智的理论预设,强调一切从真实文本出发。弗斯主张,语言学者的任务,就是通过一系列结构层面上的分析对语言意义进行陈述。这些层面从情景语境开始,沿着词语搭配、类联接到达音系和语音,形成一个嵌套语境的层级结构关系。语料库语言学研究以意义为出发点,在对意义的描述中观察和分析梯次抽象的搭配、类联接、语义倾向、语义韵共选关系,并基于该分析研究语言使用的功能(Hunston & Thompson 2000)。但是,当我们沿着语料库语言学思想的发展脉络追根寻源时,并不能形成这样一种论断,即弗斯确立了研究框架,而后来者如 Sinclair 等只是按照这一框架填空;同时,我们也不能得出结论说, Sinclair 的语言学思想完全是弗斯当年学说的翻版。总体看来,弗斯的语言学思想在语言本体论立场,以及确立意义为研究对象方面,对后来的语料库研究起到了极大的启发作用。而 Sinclair 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弗斯学说,创立了一系列极富前瞻性的理论学说,奠定了现代语料库语言学的学科基础(李文中 2016:36)。弗斯语言学其中一部分是现代语料库研究思想的主要源头之一,到了 Sinclair,其语言学思想及研究实践才真正独开局面,滔滔巨流,恣肆汪洋。

#### 参考文献:

- [1] Biber, D. Co-occurrence patterns among collocations: A tool for corpus-based lexical knowledge acquisition [J].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1993, (3): 531 – 538.
- [2] Chapman, S. & R. Routledge. *Key Thinkers in Linguis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5.
- [3] Chomsky, N. *Syntactic Structure* [M]. Hague: Mouton, 1957.
- [4] de Saussure, F.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
- [5] Dixon, R. M. W. *Linguistic Science and Logic* [M]. Hague: Mouton & Co., 1963.
- [6] Firth, J. R. *Papers in Linguistics, 1934 – 1951*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a.
- [7] Firth, J. R. Ethnographic analysis and language with reference to Malinowski's views [C]// Firth, R. *Man and Culture: An Evaluation of the Work of Bronislaw Malinowski*.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7b. 93 – 118.
- [8] Firth, J. R. A synopsis of linguistic theory, 1930 – 55 [C]// Palmer, F. R. *Selected Papers of J. R. Firth 1952 – 1959*. London: Longman, 1968. 168 – 205.
- [9] Halliday, M. A. K. Lexis as a linguistic level [C]// Bazell, C. E., Catford, J. C., Halliday, M. A. K. & R. H. Robins. *In Memory of J. R. Firth*. London: Longmans, 1966. 148 – 162.
- [10] Hunston, S. & G. Francis. *Pattern Grammar* [M].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 [11] Hunston, S. Semantic prosody revisited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rpus Linguistics*, 2007, (2): 249 – 268.
- [12] Hunston, S. & G. Thompson. *Evaluation in Text*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13] Laufer, B. & T. Waldman. Verb-noun collocations in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A corpus analysis of learners' English [J]. *Language Learning*, 2011, (2): 647 – 672.
- [14] Langendoen, D. T. Reviewed work: In memory of J. R. Firth [J].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1969, (3): 391 – 408.
- [15] Louw, B. Irony in the text or insincerity in the writer: The diagnostic potential of semantic prosodies [C]// Baker, M., Francis, G. & E. Tognini-Bonelli. *Text and Technology: In Honour of John Sinclair* [C]. Amster-

- dam; John Benjamins, 1993. 157 – 176.
- [16] Lyons, J. Firth's theory of "meaning" [C]// Bazell, C. E., Catford, J. C., Halliday, M. A. K. & R. H. Robins. *In Memory of J. R. Firth*. London; Longmans, 1966. 288 – 302.
- [17] Nesselhauf, N. *Collocations in A Learner Corpus* [M]. Amsterdam; Benjamins, 2005.
- [18] Palmer, F. R. *Selected Papers of J. R. Firth 1952 – 1959* [M]. London; Longman, 1968.
- [19] Sinclair, J. Beginning the study of lexis [C]// Bazell, C. E., Catford, J. C., Halliday, M. A. K. & R. H. Robins. *In Memory of J. R. Firth*. London; Longman, 1966. 410 – 430.
- [20] Sinclair, J. 1987. The nature of the evidence [C]// Sinclair, J. *Looking Up*. London; Collins, 1987. 155 – 159.
- [21] Sinclair, J. *Corpus, Concordance, Colloca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22] Sinclair, J. The search for units of meaning [C]// Barbaresi, L. M. & J. Sinclair. *TEXTUS* (Vol. 1). Genoa; Tilgher, 1996. 75 – 106.
- [23] Sinclair, J. *Trust the Text*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 [24] Sinclair, J. & A. Mauranen. *Linear Unit Grammar: Integrating Speech and Writing* [M]. Amsterdam; Benjamins, 2006.
- [25] Sinclair, J., Jones, S. & R. Daley. *English Collocation Report* [M]. London/New York; Continuum, 2004.
- [26] Stubbs, M. British traditions in text analysis: From Firth to Sinclair [C]// Baker, M., Francis, G. & E. Tognini-Bonelli. *Text and Technology: In Honour of John Sinclair*.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3. 1 – 33.
- [27] Stubbs, M. *Text and Corpus Analysis: Computer-assisted Studies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M]. Oxford; Blackwell, 1996.
- [28] Teubert, W. Interview with John Sinclair [C]// Sinclair, J., Jones, S. & R. Daley. *English Collocation Report*. London/New York; Continuum, 2004. xvii – xxix.
- [29] Teubert, W. Sinclair, pattern grammar and the question of hatred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rpus Linguistics*, 2007, (2): 223 – 248.
- [30] Tognini-Bonelli, E. *Corpus Linguistics at Work* [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 [31] Widdowson, H. 'Classic book' review: J. R. Firth, 1957, *Papers in Linguistics* 1934 – 51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007, (3): 402 – 413.
- [32] 李文中. “新弗斯语料库语言学”考辩[J]. 外国语, 2016, 39(2): 30 – 38.
- [33] 戚雨村. 弗斯和伦敦语言学派——纪念弗斯诞辰一百周年[J]. 外国语, 1990, 69(5): 1 – 8.
- [34] 卫乃兴. 语义韵研究的一般方法[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2, 34(4): 300 – 307.
- [35] 卫乃兴. 语料库语言学的弗斯学说基础[J]. 外国语, 2008, 31(2): 23 – 32.
- [36] 卫乃兴. 词法学要义[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1.
- [37] 李晓红, 卫乃兴. 汉英对应词语单位的语义趋向及语义韵对比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2, 44(1): 20 – 3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语料库的中国文化英语表述中外对比研究”(13BY019)。

**收稿日期:** 2016 – 04 – 27

**作者简介:** 甄凤超(1977 –), 河南安阳人, 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 语料库语言学、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

李文中(1963 –), 河南开封人, 博士、教授、专职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语料库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